

集外集

魯迅著

他們的花園.....三九

人與時.....四一

渡河與引路.....四二

——一九二四年——

說不出.....四八

記『楊樹達』君的襲來.....五〇

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五〇

蜂話五則.....六二

『音樂』？.....六四

我來說『持中』的真相.....六七

——一九二五年——

Petőf Sándor 的詩.....七〇

咬嚼之餘.....七五

咬嚼未始『乏味』.....七九

關於『關於紅的笑』……………一三四

通訊（附來信）……………一三一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一三八

——一九三三年——

選本……………一四二

詩

哭范愛農（一九一三年）……………一四七

送O E君攜蘭歸國……………一四七

無題（一九三二年）……………一四八

題彷徨（一九三二年）……………一四八

贈日本歌人（一九三二年）……………一四九

無題（一九三二年）……………一四九

湘靈歌（一九三二年）……………一四九

魯 迅
集 外 集

1903—1933

楊 霽 雲 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序言·····	九
——一九〇三年——	
斯巴達之魂·····	一四
說鈞·····	二五
——一九一八年——	
夢·····	三四
愛之神·····	三六
桃花·····	三六

雜語	八一
編完寫起	八三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八五
田園思想	九〇
流言和謊話	九一
通信	九四
——一九二六年——	
『癡華鬢』題記	九八
『窮人』小引	一〇〇
通信(附來信)	一〇五
——一九二七年——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一〇
——一九二九年——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一一三

一
九
〇
三
年

二十二年元旦（一九三三年）	一五〇
自嘲（一九三三年）	一五〇
悼丁君（一九三三年）	一五〇
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一九三三年）	一五一
題三蒸塔（一九三三年）	一五一
贈人二首（一九三四年）	一五二
編後雜記	一五三

序 言

聽說：中國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儘力刪除，或者簡直全部燒掉。我想，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一樣，自愧其幼稚，因而覺得有損于他現在的尊嚴——于是以爲倘使可以隱蔽，總還是隱蔽的好。但我對於自己的『少作』，愧則有之，悔卻從來沒有過。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況且如果少時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麼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編了一本墳，還留存着許多文言文，就是這意思；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沒有變。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爲沒有留存着底子，忘記了。也有故意刪掉的是或者因

爲看去好像抄譯卻又年遠失記連自己也懷疑或者因爲不過對於一人一時的事和大局無關，情隨事遷，無須再錄；或者因爲本不過開些玩笑，或是出于暫時的誤解，幾天之後，便無意義，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喫驚的是霽雲先生竟抄下了這麼一大堆，連三十多年前的詩文，十多年前的新詩，也全在那裏面。這真好像將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腳手指的照相，裝璜起來，並且給我自己和別人來賞鑑。連我自己也詫異那時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識羞。但是，有什麼法子呢？這的確是我的影像，——由牠去罷。

不過看起來也引起我一點回憶。例如最先的兩篇，就是我故意刪掉的。一篇是『雷錠』的最初的紹介，一篇是斯巴達的尙武精神的描寫，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再也記不起牠們的老家；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于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于翻譯，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麼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纔能被

稱爲好文章，我還記得『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但我的文章裏，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經』的臘丁語的音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但這集子裏卻一篇也沒有。

以後回到中國來，還給日報之類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記得究竟是什麼了，霽雲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覺得微幸得很。

以後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話；也做了幾首新詩。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爲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讚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 and 後來的『新月派』積讎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不過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收在熱風裏，漏落，還是故意刪掉的呢，已經記不清，幸而這集子裏有，那就是了。

只有幾篇講演，是現在故意刪去的。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于講演，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記錄的人，或者爲了方音的不同，聽不很懂，于是漏落，錯誤；或者爲了意見的不同，取捨因而的確，我以爲要緊的，他並不記錄，遇到空話，卻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凡這些，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都將牠由我這里刪掉。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卻並不後悔，甚而至于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真存在。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于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於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卻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淹得他兩眼翻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魯迅記于上海之桌面書齋。

一
九
一
八
年

斯巴達之魂

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澤耳士大舉侵希臘。斯巴達王黎河尼佗將市民三百，同盟軍數千，扼溫泉門。（德爾摩比勒）敵由間道至。斯巴達將士殊死戰，全軍殲焉。兵氣蕭森，鬼雄晝嘯，迨浦累皆之役，大讎斯復，迄今讀史，猶懷懷有生氣也。我今掇其逸事，貽我青年。嗚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擲筆而起者矣。譯者無文，不足摸擬其萬一。噫，吾辱讀者，吾辱斯巴達之魂！

依格那海上之曙色，潛入摩利遜之灣，衣馱第一峯之宿雲，亦冉冉呈霽色。灣山之間，溫泉門石壘之後，大無畏大無敵之希臘軍，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臘同盟軍，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軍數萬，已乘深夜，得間道，拂曉而達衣馱山之絕頂。趁朝敵之

瑟然，儉守兵之微睡。如長蛇赴壑，蜿蜒以踰峯後。

旭日最初之光線，今也閃閃射壘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語人以昨日戰爭之烈。壘外死士之殘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軍』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敵軍之敗績。然大軍三百萬，夫豈懲此敗北，夫豈消其銳氣。噫嘻，今日血戰哉！血戰哉！黎河尼佗終夜防禦，以待襲來。然天既曙而敵竟杳，敵幕之烏，向初日而噪，衆軍大懼；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齋不及防之警報至。

有奢利利人曰愛飛得者，以衣馱山中峯，有他問道告敵；故敵軍萬餘，乘夜進擊，敗佛雪守兵，而攻我軍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報載腦，全軍沮喪，退軍之聲，囂囂然挾飛塵以磅礴于軍中。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將校，以議去留，僉謂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溫泉門以爲保護希臘將來計。黎河尼佗不復言，而徐告諸將曰：『希臘存亡，繫此一戰，有爲保護將來計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達人有一履戰地，不勝則死』之國法，今惟決死！今惟決死戰！餘者其留意。』